

林清玄禅意
散文精选

不辩， 是一种智慧

林清玄——著



林清玄禅意
散文精选

不辩， 是一种智慧

林清玄——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不辩，是一种智慧 / 林清玄著. —北京：九州出版社，2017.5

ISBN 978-7-5108-5383-8

I. ①不… II. ①林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128929号

本著作物经厦门墨客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代理，由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授权在中国大陆出版、发行中文简体字版本。

不辩，是一种智慧

作 者 林清玄 著

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 (100037)

发行电话 (010) 68992190/3/5/6

网 址 www.jiuzhoupress.com

电子信箱 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
印 刷 天津市豪迈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70毫米×1280毫米 32开

印 张 9

字 数 210千字

版 次 2017年7月第1版

印 次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108-5383-8

定 价 38.00元

★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★



在江苏的园林，看见了许多高大的榉树与香樟，树形苍古悠美，姿态万千。心里起了疑情，问了当地的朋友。

朋友说：“这是我们江苏古代的风俗。”原来，在江苏的许多大户人家，生了男孩就会在花园里种一棵榉树，期许这个孩子将来可以中举。如果生了女儿，就会在园中种一棵香樟，来表达内心的欢喜。

朋友自豪地说：“在中国其他地方，生女儿都叫‘弄瓦’，生男孩叫‘弄璋’。只有在江苏例外，生女儿的欢喜不亚于男孩，所以种一棵樟树来纪念，表示生女儿也是弄璋呀！”

我围绕着那些两人才合抱的榉树与香樟，内心感动不已，想到几百年前的人就有这样深刻的期许与祝愿，就像受到温柔的春风吹拂，澎湃而波动。

榉树与香樟的故事未完，还有更深情的一面。

到了二八年华，园中的榉树与香樟会长高过围墙，人们走过围墙，看到榉树探头，就会知道“这家的少年可以娶亲了”！如果长出围墙的是香樟，就知道“这家的姑娘可以出嫁了”。若是这家的门风不错，自己家又正好有初长成的少爷姑娘，就可以央请媒婆去提亲了。

那些走街串巷的媒婆，见了墙头的榉树与香樟，也会主动去凑合。等到树顶长过了屋顶，表示事情急了，往往说媒就能成功。

在我眼前的榉树与香樟，竟是古代婚姻密码，循着密码，还可以找到古代父母那些美丽的心愿，看见南方人的浪漫精神。

浪漫精神不仅如此，在江苏，如果有人请喝酒，最好的待客不是昂贵的红酒，也不是浓烈的白酒，最顶级的是黄酒，尤其是窖藏多年的黄酒。

江苏的许多地方，生孩子的时候，不论生的是男孩还是女孩，父母都会请最好的酿酒师，酿很多黄酒存在地窖，等到男孩长大娶亲的时候，拿出来一半当聘礼，一半请亲朋好友共饮，叫做“状元红”；若是女孩，一半当嫁妆，一半共饮，称为“女儿红”。

本来是黄酒，怎么会变成“红”呢？一是为了喜庆；二是因为酒储放的时间长了，酒色偏红；三是为了祝福，酒缸上都贴了红纸。

“状元红”“女儿红”二十年只是基本数，也有三四十年的。我每次看朋友从橱柜中小心翼翼地捧出一缸老黄酒，一打开封存了数十年的酒香，从时空的长廊汨汨穿出，未饮已先醉了。

使我醉的，不是酒，是时间，也是空间。我们活在借来的空

间里，我们也活在时间的锁链中，是酒香穿透了我们，使我们在漂泊中还有明觉。

使我醉的，不是酒，是浪漫，也是深情。千百年来，父母就有这么浪漫的心，就有如此深情的期许，那酒香有一代一代的缠绵，一点一滴，一丝一缕，在我们的血液里沸腾不已。

我捧着一杯四十年的女儿红，听着遥远的秋风，吹过榉树，拂过香樟，不知多少秋声，在杯中回旋。

玫瑰与钻石的拥抱

清朝诗人张灿写过一首诗：

琴棋书画诗酒花，
当年件件不离它；
而今七事都变更，
柴米油盐酱醋茶。

每一思及，都心有所感。

年轻的时候，谁不想过浪漫的生活呢？在浪漫的生活里，一切都是无价的，一本书，一幅画，一张琴，一盘棋，一首诗，一壶酒，一朵花，天涯漫漫，任你漂泊，好风徐徐，自在逍遥。

有一天突然警醒，世俗的浪涛从远处袭来，一切都成为有

价，要买盐买米，要加油添醋，你被俗事捆绑，成为平凡的人，失去了诗心，也听不见音乐。浪漫，一点一滴地流向了江海，仅存的灵性，也一蒙一味地被人群淹没了。

就像在沙漠中行走，突然看见了远方的城堡，一路奔行，最后才发现一切都是海市蜃楼，待要回看，已找不到前来的脚印，更别说一直在脚边的玫瑰与绿洲了。

浪漫或世俗确是人生中的两难，正如玫瑰与钻石比价一样，在只能送玫瑰的年代，一朵花就是一切。等到送得起钻石的年纪，玫瑰早已经凋零，而一颗钻石，不可能是一切！

环境变得太快了，世俗变得太庞然了，欲求的来袭大得胜过北京的雾霾，浪漫之心早已不是一点一滴的流失，而是一大片一大片的崩解了。

每一思及，都令我伤感！

幸好，我是一个作家，在很年少的时候，就培养了浪漫的追寻，而在我的青年时代，就警觉了世俗的缺漏，使我一直有浪漫的心，感动的情，理想的怀抱。

文学的梦想，如车的两轮，使我在世俗的道路上，能不断地向远方奔驰；浪漫与感动，如鸟之双翼，使我在平凡的山水中，随风鼓翅，飞越群山，观照了山水的不凡。

锦瑟无端五十弦，一弦一柱思华年。人生不能重来，只能长留回忆。我只能很确定地说，走上作家之路，是最不悔的。

温柔与感动的交织

二十年前，我成立“林清玄教育文化基金会”。申请成立的时候，主管单位要我写出基金会的主旨。

我想了一个主旨：“爱与美的温柔改革，情与义的感动教育”。副旨是“透过爱与美、情与义的温柔与感动，创造人间的善的循环”。这个基金会的主旨，正是我写作的中心思维。

四十年的写作生涯，常有人问我：与别的作家，你有何不同？最大的不同，应该是我是“观点先行”的作家。

我的作品是为了人生的观点而存在的，因此我的作品正是立基于“爱与美”“情与义”“善的循环”，希望能激发温柔、感动、浪漫、理想等正面的能量。

华文天下出版公司，最近编辑了四册选集，分别以“智慧”、“自在”、“清净”、“慈悲”为题，重现了从前的观点，与有缘的朋友分享。

昔日的繁华，在回眸一笑间，我希望能写出更好的作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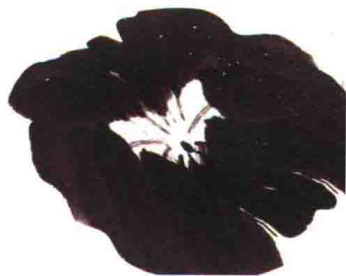
林清玄

甲午年夏日台北，清淳斋

智慧命第一

幸福的开关 · 002	第 一 卷
生命的化妆 · 011	
华严清品 · 015	◇
盆与水的智慧 · 016	
掌中宝玉 · 024	
一条路 · 026	
智慧命第一 · 027	
学插花 · 035	
天下第一 · 038	
真实之口 · 042	
黄昏菩提 · 043	
无风絮自飞 · 054	

- 
- 056 · 太阳雨
- 062 · 眼睛最值钱
- 066 · 太极图
- 068 · 开市不赚
- 070 · 活的钻石
- 073 · 总有群星在天上
- 079 · 一个茶壶一个杯
- 085 · 十点八分四十五秒
- 087 · 现代菩提
- 095 · 黄金鼠
- 100 · 常想一二
- 102 · 十五楼的观点



走向生命的大美

心田上的百合花开 · 104

感谢困难 · 106

千两黄金的福报 · 108

飞翔的木棉子 · 110

学打球 · 113

重新生长的花草 · 117

一朝 · 118

雪的面目 · 124

金色印象 · 126

走向生命的大美 · 134

彩虹汗珠 · 140

不南飞的大雁 · 142

求好 · 145

生一盆火 · 148

第二卷



- 149 · 假乞丐
- 151 · 鸟与音乐
- 153 · 戏与梦
- 155 · 真正的桂冠
- 159 · 蜜事
- 161 · 真心相待
- 164 · 下下签
- 168 · 桃花心木
- 170 · 这一站到那一站
- 174 · 永远活着





情·感·禅·178

参观佛堂·179

无辩·180

柔软心·183

心里的水银·186

业·190

快乐无忧是佛·191

平常心不是道·195

单纯之不易·199

如意·202

吾心似秋月·207

吃饭皇帝大·215

菩提心笔记·220

何况恶人·228

230 · 胸怀千万里

245 · 金箭与铅箭

255 · 求心录

263 · 大海与馨香



第一卷

智慧命第一

幸福的开关

一直到现在，我每看到在街边喝汽水的孩童，总会多注视一眼。而每次走进超级市场，看到满墙满架的汽水、可乐、果汁饮料，心里则颇有感慨。

看到这些，总令我想起童年时代想要喝汽水而不可得的景况，在台湾初光复不久的那几年，乡间的农民虽不致饥寒交迫，但是想要三餐都吃饱似乎也不太可得，尤其是人口众多的家族，更不要说有什么零嘴饮料了。

我小时候对汽水有一种特别奇妙的向往，原因不在汽水有什么好喝，而是由于喝不到汽水。我们家是有几十口人的大家族，小孩依大排行就有十八个之多，记忆里东西仿佛永远不够吃，更别说是喝汽水了。

喝汽水的时机有三种，一种是喜庆宴会，一种是过年的年夜饭，一种是庙会节庆。即使有汽水，也总是不够喝，到要喝汽水时好像进行一个隆重的仪式，十八个杯子在桌上排成一列，依序各倒半杯，几乎喝一口就光了，然后大家舔舔嘴唇，觉得汽水的滋味真是鲜美。

有一回，我走在街上的时候，看到一个孩子喝饱了汽水，站

在屋檐下呕气，“呕——”长长的一声，我站在旁边简直看呆了，羡慕得要死掉，忍不住忧伤地自问道：什么时候我才能喝汽水喝到饱？什么时候才能喝汽水喝到呕气？因为到读小学的时候，我还没有尝过喝汽水喝到呕气的滋味，心想，能喝汽水喝到把气呕出来，不知道是何等幸福的事。

当时家里还点油灯，灯油就是煤油，台语称作“臭油”或“番仔油”。有一次我的母亲把臭油装在空的汽水瓶里，放置在桌脚旁，我趁大人不注意，一个箭步就把汽水瓶拿起来往嘴里灌，当场两眼翻白、口吐白沫，经过医生的急救才活转过来。为了喝汽水而差一点丧命，后来成为家里的笑谈，却并没有阻绝我对汽水的向往。

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，有一位堂兄快结婚了，我在他结婚的前一晚竟辗转反侧地失眠了，我躺在床上暗暗地发愿：明天一定要喝汽水喝到饱，至少喝到呕气。

第二天我一直在庭院前窥探，看汽水来了没有。到上午九点多，看到杂货店的人送来几大箱的汽水，堆叠在一处，我飞也似的跑过去，提了两大瓶黑松汽水，就往茅房跑去。彼时的农村的厕所都盖在远离住屋的几十公尺之外，有一个大粪坑，几星期才清理一次，我们小孩子平时是很恨进茅房的，卫生问题通常是就地解决，因为里面实在太臭了。但是那一天我早计划好要在里面喝汽水，那是家里唯一隐秘的地方。

我把茅房的门反锁，接着打开两瓶汽水，然后以一种虔诚的心情，把汽水咕嘟咕嘟地往嘴里灌，就像灌蟋蟀一样，一瓶